

關於忽滑谷快天著《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的學術史溯源問題（三）

江燦騰*

三、歷史的解答之一：書是如何被寫或被譯？以及如何理解？從《武士的宗教》出版之前的日本武士道相關既有著作為探討中心

首先，有關《武士的宗教》的成書背景，可以從書名的主標題與副標題，連結其全書各章節內容及其引述資料來源，來分項探討：

其一，有關書名主標題的問題。我們可以一八九九年新渡戶稻造出版《武士道》一書的前後，在日本本土出版相關著作來觀察。以現代倫理學實踐的詮釋概念來書寫日本傳統武士道的倫理學體系，在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之前，並無先例。

可是，新渡戶稻造此書有兩大缺陷：一是缺乏實際日本武士道變革史的知識學基礎，二是關於明治維新以後，以崇敬和效忠天皇為最高軍人武德的新武士道的發

展狀況，新渡戶在其書同樣也未提及。然而，缺乏此兩點，卻是嚴重的問題。

因前者若由日本熟悉武士道歷史知識的讀者看來，新渡戶那樣的內容表達可能很新穎與的確很受各國讀者的大歡迎，卻對日本讀者沒有強大的說服力。

至於後者，因新渡戶當時的特殊身份，不但已是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的法學科教授，更是被明治天皇授予貴族爵位的官職身份，豈能在其武士道的論述中，對天皇至上神聖，顯示任何不敬意味的武士道倫理陳述在內？

所以，新渡戶稻造的書，雖已在國外出版並暢銷各國，足堪光耀國族門面。可是，他自己其實很清楚，此書對日本的讀者來說，是有所不足的。因此，有關出版日譯版的問題，他起先一直婉拒。

直到一九〇五年四月間，他先以「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從五位勳六等新渡戶稻造」的署名，敬呈一

篇給官方轉報給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論書〉，內容是對於當今天皇及其列祖列宗所代表的日本武士道神聖傳統，極盡歌頌之能事。¹

這顯然是要避免一八九一年「內村不敬事件」的重演。² 所以，此次新渡戶稻造要在日本出版之前，先上呈〈上英文武士道論書〉以表最高禮敬與效忠之赤誠，再將此上呈的全文及其全職稱的署名，放在由櫻井彥一郎（鷗村）所翻譯的欽定日譯版，於東京出版。之後，也就未再引發任何爭議。

至於有新渡戶稻造的英文版與日譯版中，所缺乏有關具體歷史發展的日本武士道變革史知識學基礎之問題，則他早在前一個月（一九〇八年三月）替前來求序的山方香峰所著《新武士道》撰寫序文，³ 已承認山方香峰所著《新武士道》內容，可以彌補他的原著所不足之處，所以沒有問題。

但在一九〇八年的此兩書出版前與後，同時即有大量的武士道專書出版。⁴ 有必要也對其了解：

其一，首先是，一九〇一年四月由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名教授井上哲次郎博士，替足立栗園所著的開創性《武士道發達史》作序，⁵ 這是第一本日本武士道發展史的現代書寫。此舉意味著新渡戶稻造的英文版《武士

道》的書寫模式，雖在國外獲得巨大成功，可是之後就成絕響。因不論新渡戶稻造本人或其他日本學者，之後都未再重複類似的寫法，而改由以井上哲次郎博士所主導的日本正統武士道史及其所代表的，以日本精神為核心的新類型寫法。

其二，因此，在替足立栗園所著的開創性《武士道發達史》作序後，同年七月，井上本人也出版了《武士道講話》一書。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發行所，是專賣陸海軍圖書的「兵事雜誌社」，擺明了是要給日本陸海軍人閱讀的標準讀物。

其三，於是，本身就是明治維新功臣（從三位勳二等子爵）、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武士、一刀正傳無刀流的開創者的山岡鐵舟（一八三六—一八八八），也於一九〇二年出版根據其口述內容而成的《武士道》一書。⁷ 此書是深刻論評日本古今武士道的典範及其代表的武德精神與作為何在的專業著作，特別是論及幕末及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現代武士道出色表現，堪稱是最佳現身說法的第一手報導資訊及相關精彩論斷。

其四，但更重要的是井上哲次郎的相關作為。因他於一九〇三年，繼山岡鐵舟之後，出版《異軒論文初集》一書，⁸ 內中有相關明治文化與宗教思潮的評述，更

有武士道時代精神的相關詮釋。此書內容顯示，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論述的熱情，是持續不斷的。於是，他在日俄戰爭期間（一九〇四年二月至一九〇五年九月）的一九〇五年三月出版與有馬祐正共編的三巨冊《武士道叢書》，一舉將日本傳統相關武道論著，幾乎都彙編出版。⁹

然而，若改從日本的近代國家意識形態來觀察的話，則應該說：日俄戰爭的爆發與戰爭勝利，是促成巨大日本國族自信萌生與強權擴張意識暴漲的關鍵轉折期。而這是先前甲午戰爭勝利時，所無法比擬的高漲與強大民族自信。所以有關日本武士道著作，除上述之外，還有如下暴增的多種著作：

其五，一九〇四年七月，河口秋次撰的《武士道論》¹⁰。但，此書的作者序言，其實是寫於一九〇三年七月。由於當時日本國內已在預備與俄國交戰，所以此書序言，即提到即將爆發的日俄戰爭。因而，日本武士道的軍人偉大典範傳統，必將再度發揮日本皇國精神而戰勝。此外，其全書內容，原是從先前山岡鐵舟的《武士道》一書的內容與觀點，引伸而來的再論述。所以，全書無異是針對日俄戰爭前所寫的：一本狂熱政治宣傳著作。

其六，一九〇四年七月，日本武士道研究會編纂，《日本武士道之神髓》（東京磯部太郎兵衛出版）。¹¹

全書有兩大主題，其一是武士道的沿革，其二是武士道的各種武德，如：忠、孝、武、膽、俠、慈、恕、潔、貞、忍等德目的簡潔解說。當時，「日俄戰爭」已爆發，是處於勝負未定的初期。所以此書的作用，與上述《武士道論》一書的狂熱國家意識形態宣傳一樣，都是在激勵前方作戰軍隊的士氣，以及鼓舞後方日本民眾對戰爭勝利期待的無比信心。

其七，一九〇五年三月，久保得二編著《古今武士道美譚》¹²與同年六月于河岸貫一所著《修養美譚（教訓講話）》¹³。此兩種著作，都是改以列舉各朝代的多種關於武士道著名人士的修養實例，來解說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忠誠與武勇的典範表現。後來，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一書，雖不一定是從此兩書取材，但同樣選擇類似的武士道典範實例，以為解說日本武士道的歷史表現實例。

其八，一九〇六年秋山悟庵（直峰）與有馬祐正合編《武士道家訓》一書出版。¹⁴此彙編叢書，是延續先前井上與有馬合編的《武士道叢書》時，未能納入的《武士道家訓》彙編。

其九，之後，釋悟庵先於一九〇七年出版《禪與武士道》一書。¹⁵ 又在一九一一出版《和魂之跡》一書。¹⁶ 前者的特別意義在於，它是首次出現的專論《禪與武士道》的專書，也是之後忽滑谷快天著述英文版《武士的宗教》一書的先驅。¹⁷

但是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一書中，也自有其獨到之處。例如他曾提到中國的僧肇（三八四—四一四），在被秦王姚興（三六六—四一六）判處死刑就戮前，所吟出的著名偈語：

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¹⁸

是他在一九〇八年《和漢名士參禪集》一書，所舉的第十四個實例解析主題。¹⁹ 之後，他於《武士的宗教》一書中，將北條時宗（一二五一—一二八四）時期的禪僧無學祖元（一二二六—一二八六），面對入侵蒙古軍人的大刀斬頭前，仍從容吟出的著名偈語加以對比：

乾坤孤筇卓無地，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原三尺劍，猷似電光影裡斬春風。²⁰

這是日本禪學史著作的首次出現。對比之後的鈴木大拙在其《禪與日本文化》一書，同樣對於無學祖元偈

語的引用，卻未提及僧肇的偈語。²¹ 由此可知，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一書引用資料，比鈴木大拙之書所引述者更完整。²²

此外，在《武士的宗教》一書中，論述日本歷代禪僧與武士道的密切關係之後，他在最後提及明治維新後期的武士道狀況。他所舉的實例，就是在日俄戰爭中的陸軍指揮官乃木希典大將（一八四九—一九一二），曾艱苦多次血戰，才終於攻下俄軍在旅順港頑抗要塞的武士道精神典範表現；而且他特別提及乃木希典大將的兩個兒子都在戰爭中被砲彈炸死犧牲，是有意義之舉。²³

據此可知，事實上，日本本土的武士道著作，之所以大為盛行，其主要因素，應與日俄戰爭的爆發及其經歷多次死傷慘重的苦戰後，終於贏得其偉大的民族勝利有關。²⁴ 不過，儘管如此，本文接著討論的主軸，還是要回到其書的副標題：「中日禪宗哲學及其學科」的此一相關解析。

因此，在以下各節節，本文便把探討的主軸，轉入有關「中日禪宗哲學」的相關追索。以便繼續追問：其書大部分內容的詮釋體系又是如何被形成的？以及其根據何在？等等待解謎團。

（未完待續）

註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1. 新渡戶稻造，〈上英文武士道論書〉，載於櫻井彥一郎日譯，《武士道》（東京：丁未出版社，一九〇八年），頁一—五。
2. 所謂「內村不敬事件」，是導源於鑑三因本身信仰基督教，而未在學校倫理講堂向天皇署名的〈教育法令〉作最敬禮儀式，只是默默站立。亦即，內村表現出耶穌基督的至高神聖，高於天皇神聖，所以兩者的最敬禮儀不能等同。而此舉明顯出於對當今天皇至高神聖的大步徑行為，於是立即引起內村擔任教職的校內師生強烈抗議並被報章雜誌大肆報導及嚴厲批判之後，演變成內村被迫辭去教職的「內村不敬事件」的不幸後果。
3. 載於山方香峰著，《新武士道》（東京：日本之實業社出版，一九〇八年），頁一—七。
4. 由於數量有數十種，無法一一列舉。此處只談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幾種著作。
5. 足立栗園著，《武士道發達史》（東京：積善館，一九〇一年）。井上寫序，在其書名左邊，就有「文學博士井上哲次郎序」的黑字清楚標示。
6. 井上哲次郎著，《武士道講話》（東京：兵事雜誌社，一九〇一年）。
7. 山岡鐵舟口述，《武士道》（東京：光融社出版，一九〇二年）。
8. 井上哲次郎著，《巽軒論文初集》（東京：富山房，一九〇三年）。
9. 井上哲次郎、有馬祐正共編，《武士道叢書》（東京：博文館出版，一九〇五年）。此書出版後三年內，就一共出了五版，因此成了主流的論述日本武士道基礎教材。換言之，早於新渡戶稻造的日譯版出版三年，井上哲次郎就主導了日本國內武士道的詮釋權，同時也成為日本在「日俄戰爭」艱苦奮戰後贏得偉大勝利新局勢的國民道德修養教材。從此「武士道」與「日本精神」兩者就成了同義詞。
10. 河口秋次著，《武士道論》（東京：真言宗弘聖寺出版，一九〇四年）。
11. 日本武士道研究會編纂，《日本武士道之神髓》（東京：磯部太郎兵衛出版，一九〇四年）。
12. 久保得二編著，《古今武士道美譚》（東京：弘文堂，一九〇五年）。

13. 千河岸貫一著，《修養美譚（教訓講話）》（東京：興教書院，一九〇五年）。
14. 秋山悟庵（直峰）、有馬祐正合編，《武士道家訓》（東京：博文館，一九〇六年）。
15. 釋悟庵著，《禪與武士道》（東京：光融館，一九〇七年）。
16. 釋悟庵著，《和魂之跡》（東京：豐文館，一九一一年）。
17. 兩者的差別是，忽滑谷快天著述英文版《武士的宗教》並非如書名主標題顯示的，專論《禪與武士道》的相關性，而是在詮釋現代性的日本禪宗哲學思想。
18. 忽滑谷快天編評，《和漢名士參禪集》（東京：丙午出版社，一九〇八年），頁十六。
19. 忽滑谷快天編評，《和漢名士參禪集》，頁十六。又見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顥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六十六。
20.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顥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六十五。
21. 鈴木大拙著，《禪與日本文化》，頁四十一。
22. 但，鈴木大拙在其《禪與日本文化》一書，所提及的中國戰爭期間的軍中熱門武士經典殉死的《葉隱聞書》或禪僧澤庵的《不動智妙錄》，則都是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一書引用資料中，所未提及的。見《禪與日本文化》，頁三十二—三十三，頁五十一—六十。然而，《武士的宗教》一書引用資料中，引述過的大劍客塚原卜傳的有名河舟巧計取勝的美談（中譯本，頁七十四—七十八），鈴木也同樣在次寫入其《禪與日本文化》（中譯本，頁三十五—三十六）。
23.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顥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七十六—七十八。附註：特別是乃木希典大將夫婦於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三日，為明治天皇過世而雙雙殉死的轟動日本國的大新聞，就剛發生於忽滑谷快天到歐美考察之年（一九一二）的二個月之事。所以，他會寫在書中，也理所當然。
24. 所以，本文上述的相關著作回顧，也是在於證明：忽滑谷快天的《武士的宗教》的書名，除了有意連結新渡戶稻造的英文版《武士道》一書的大獲成功之前例之外，另一個可能原因，就是反映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日本舉國都為勝利狂歡之後，所大量出現的新武士道思潮盛行現象。